

师爱如母



年前,我们一家人打算去商丘看望陈老师。我提前给陈老师买了香椿叶、紫薯和山药等。丈夫说我净买些不值钱的东西。

30年前,我的父亲和陈老师一起在崔桥乡牛庄中学教书。我也在该校读书,由于回家不方便,就住在了学校。父亲得空还要帮衬地里,就把我交给了陈老师。陈老师俨然成了我的监护人,什么时间睡觉,什么时间起床,哪道数学题空着,几个单词不会默写,她都了如指掌。时间一长,拆洗被褥也都成了她分内的事情。我的脚一年四季皴裂,陈老师每天用干楮树枣子熬水给我洗脚。所以,上初中那几年我的脚最滋润。中考那年的麦忙假,陈老师回家助收。她把女儿喊到学校,陪我复习。

我大学毕业后和陈老师做了同事,从此,我和陈老师紧紧地系在了一起。我谈朋友的时候,第一次见面就在陈老师家,陈老师给他打了个荷包蛋。“打荷包蛋”是女婿第一次进丈母娘家的待遇呀。事后,丈夫问我这个事情,我说:“可能陈老师把你当成女婿了吧。”

结婚后,有了孩子,丈夫因为工作原因,常常几天不回家,接送孩子成了我最头痛的事。我教两个班的数学课,一天四节课,晚上还有两节晚自习,每天还有将近160本的作业要批,每天忙得团团转。陈老师退休后,主动担当起了我们一帮女老师的后勤部长。有小孩的女老师,谁哪节有课哪节没课,她比校长都清楚,接送孩子上学的任务,她也主动承揽了下来。

有次,我急着上晚自习,就拜托陈老师:

“陈老师,我蒸的馍在锅里,半个小时后,您能不能帮我端下来呀。”晚自习回来后,陈老师把我家的蒸馍锅、熬汤锅、炒菜锅都给刷好了,煤炉子也换了新煤球。从那以后,陈老师给我家刷锅也成了习惯。

有一年暑假,我去市里参加普通话培训,让陈老师帮忙照看孩子。陈老师不但带女儿听戏、赶集,还给女儿买糖葫芦和冰棍吃。我回来后,孩子闹着还要跟陈老师睡。和陈老师共处的十几年,我家的被子、孩子的衣服只晒不用收,因为总有陈老师在后面拾掇着。

去年秋季,我们去她家看她。邻居问:“陈老师,这是哪里的客呀?”陈老师说:“我闺女。”

春节,我给母亲买绣花鞋的时候,也给陈老师买了两双。陈老师说:“这么花,我可穿不出去,你给人家退了吧!”

我说:“闺女给你买的,你不要也不行。”她笑得那么开心。

她是我的老师,却如母亲一样待我。前年,陈老师生病住院,20多名老师自发从扶沟去商丘看她。她病好后特想看看她抱过的孩子,当五六个孩子围拢在她身边喊她奶奶时,她高兴地挨个儿把孩子们的名字喊了个遍。

那个待我如女儿的老师,她叫陈廷梅。几个月前,她走了。因为陈老师娘家没有兄弟姐妹,她走那天一下来了一百多位老师。村上的人都说:“这媳妇,值。”

(李玉玲 扶沟县城关镇一中)

餐桌的变化

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,老百姓吃粗粮,有时还吃不饱;如今,老百姓却愿意吃粗粮。同样是吃粗粮,却有着天壤之别。改革开放30多年,中国老百姓感受最深的便是餐桌上的变化,从吃饱肚子,到吃出滋味,再到吃出健康,这一系列变化,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。

记得小时候奶奶常对我说:“你们这代孩子有福呀,生下来吃的就是大米、白面。”改革开放以前,由于我国农业产量低,老百姓大多处在一种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状态中。

改革开放后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遍推广,我国农业生产上了一个大台阶,粮食产量大幅攀升,国家的粮食储备也日渐充盈。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全国大部分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,粮食供应不再紧张,粮票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,城里人也不再为买不到更多的细粮而发愁。白面、大米已经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主角,肉、蛋、奶以及越来越多的新鲜蔬菜也频繁走进老百姓的生活。

知道“麦当劳”这类洋快餐时,已经上初中了。我用省下来的钱给奶奶买汉堡吃时,奶奶嘴上骂我乱花钱,可眼神却是笑的。那时,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我国不仅在工业、农业、科技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有着巨大的

飞跃,就连吃穿这类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行业,也随着国家的日益开放而悄然走近国人的生活。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不再满足于各类中国菜肴,西餐、料理等各式各样的国外饮食开始备受人们的青睐,中国人不出国门便可吃尽世界美味。

近几年,家里储藏了多年的瓦缸瓦罐又重新派上了用场,照旧装的是各类粗粮。但这些粗粮不再是解决温饱的口粮,而是预防各类疾病、有益于身体健康的“健康食品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,中国人曾一度海吃海喝,可是带来的结果却是各种“富贵病”的发病率持续上升。到了新世纪,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,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开始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,因而也就越来越强调健康饮食。现在人们不再讲究吃好、吃贵、吃稀罕,而是追求吃绿色的、纯天然的食品。蔬菜要吃无公害的,鸡鸭鱼肉要吃达到检测标准的。如今,多年未见的野菜不仅重新回到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上,而且还成了大酒店的特色菜。从“吃饱”到“吃健康”,这30多年来,老百姓餐桌上的饭菜换了一茬又一茬,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,也是中国人民勤劳勇敢、不断奋进的执着追求!

(刘涛 郸城县李楼乡政府)

母亲的小麦



母亲60多岁了,独居在乡村。多次劝她进城跟我住,她不肯,说住了一辈子的村庄,离开了,心里没有根,会空落落的。又说,村庄空气清新,还有很多老姐妹,没事一块儿赶赶集、唠唠嗑,心里舒坦。母亲说得在理,只好随她的意思了。

麦收时,我单位不忙,休了几天假,回家看望母亲。在路上看见两旁的麦田里,很多收割机正隆隆地作业。拉麦子的拖拉机突突着黑烟,空气里弥漫着成熟麦子的香味,风里飘荡着丰收时节的欢笑声。回到家,大门紧锁着。打母亲的手机,也没人接。我很奇怪,问邻居黄婶。黄婶说:“你妈可能去收麦了。”我更加奇怪,家里的地早就让堂哥种了,母亲去哪里收麦啊。黄婶说:“你妈在东坡种了些麦子。”

我忙去东坡找母亲。东坡是河坡荒地,河干了,坡地长满杂草,有些人家就开垦些种点庄稼。那里地薄,种不出好庄稼,不知母亲什么时候开垦出来种了些小麦。远远看见母亲了,她正挥镰刀割小麦呢。我跑到母亲身旁,不解地问:“妈,你这么大了,这是干什么啊。我每月给你的钱还不够花吗?”母亲抬头,擦擦汗,笑了:“辉,种着玩儿的,就种了一点地。这收麦季没麦子收,心里没着没落的。”我接过

镰刀,把麦子割完,装到三轮车上,和母亲一起回家。母亲望着满满一三轮车麦子,脸上挂满欢喜的笑容。我理解母亲对小麦的感情。

记得儿时的收麦时节,母亲总是很高兴,收完麦,还会领着我拾麦穗。母亲不但把整棵的麦穗捡起来,就算是半个麦穗也会弯腰捡起来,而且把散落在地上的麦子也一颗颗地捡起来。我说:“妈,那些麦子就不要拾了。”母亲边蹲着捡麦穗边说:“辉,我们一家人吃的馍都是这些麦子一颗颗积攒起来的,一定要全拾起来。”

我把三轮车上的小麦摊在门前的水泥地上,开拖拉机碾了下,起了麦秆,趁风扬出了麦粒,有两化肥袋呢。母亲抓起黄澄澄的麦粒,舒心地笑了。看母亲开心的模样,我准备劝阻她不要再种小麦的话没有出口。

我笑着说:“妈,等你老人家年纪再大些,必须跟我进城住。那时,你还怎么种小麦呢?”母亲愣了愣,想了一会儿说:“呵呵,到时候我在花盆里种小麦。”我忙附和:“是啊,是啊,把小麦种花盆里还能绿化环境。”我和母亲一起哈哈大笑。笑着笑着,母亲眼里泛起了泪光……

(焦辉 太康县支农路西段)

雨中

雨中漫步,是我所喜爱的。

天色灰蒙蒙的,加点零星的小雨,配上灰墙浅叶的背景,便是一幅“秋暝空雨图”吧。

这绵绵的秋雨,悄然地潜入人间,透过窗子,定眼看着,似有似无,偶尔几丝掠过枝桠,缓缓地慢慢地,一待就是几天,这也许就是“秋雨绵绵无绝期”的写照吧。

走进雨中,随意撑起那把小花伞,一手紧紧地捏着伞柄,另一只手随意地搭着。那雨丝,是蓝色的天使吧。秋将思念之情化作淡淡的雨水,向许久未叙旧的老朋友大地,奏上一曲。

而我与他,是否也许久未见呢?

我们并肩打着伞,提起裤脚,踮起脚尖,在雨中走着,却没有跳华尔兹时提起裙摆翩翩起舞的优雅,而是战战兢兢地寻找积水中可以放脚的那一方土地。然而,溅起的水花,证明了我们的失败。

雨再下大点,我们索性放弃了寻找,那就“水漫鞋子寺”吧!腾出的手可一点没闲

着,伸出去触摸雨的温度。他,笑我傻,傻到让雨水冲刷自己的余温。而我,总说他笨,笨得不知体验雨中的乐趣。

若那天下的是细雨,或许,我俩,乐意丢去头顶的累赘,漫步雨中。走着走着,发丝间镶嵌上了一颗颗晶莹的水珠。不轻易抹去,不愿意擦干,因为,那是“勇气”的见证。

此时此刻刻站在走廊里,望着细雨蒙蒙,或许,我已经没有了当时的勇气吧?

雨中,花花绿绿的伞,形形色色的人,其中是否也有那么一个人,和我一样爱好雨中漫步呢?

“对潇潇暮雨洒江天,一番洗清秋”。雨过天晴,一切如旧。

(赵佩佩 漯阜铁路公司材料厂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: zkwbbxbs@163.com, 以不超过800字为宜。